

杨小微 著

转型与变革

——中小学改革与发展的方法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杨小微 著

转型与变革

——中小学改革与发展的方法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与变革:中小学改革与发展的方法论/杨小微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ISBN 7—5351—3989—2

I. 转… II. 杨… III. 中小学—教育改革—研究
—中国 IV. G63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537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黄冈日报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188 千字

(438000 · 黄冈市八一路 76 号)
8.25 印张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51—3989—2/G · 3287

定价:1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导言:社会转型与学校变革	1
一、社会转型:学校变革的背景与动力	3
二、学校变革:组织化的更新与改造	5
三、变革的方法论:任务、对象和方法体系的三方互动	9
I. 二十世纪西方国家学校变革	15
1.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校变革的范例分析	15
1.1 学校变革的前奏	16
1.2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教育改革	23
1.3 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	28
1.4 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实验	42
1.5 尼尔的萨默希尔学校	45
2.二十世纪 50—70 年代的西方学校变革典型	52
2.1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转型与学校变革	53
2.2 课程改革及其对学校变革的影响	56
2.3 美国后期进步主义实验学校的余韵	61
2.4 北美西欧部分国家的 PRDD 策略	69
2.4 学校变革的“思想实验”	75
2.5《学会生存》对学校功能的重新审视	79
3.二十世纪 80—90 年代西方学校变革研究	88

3.1 二十世纪最后 20 年西方学校变革概述	88
3.2 学校变革的理论与实践	94
II.二十世纪我国学校变革的两个高峰期	123
4.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学校变革	123
4.1 始于 20 年代的我国教育改革	123
4.2 学校变革典型范例分析	131
5.我国 80—90 年代的学校变革	142
5.1 改革开放 20 余年学校变革的概观	143
5.2 典型案例分析	152
III.新世纪学校变革方法论的重建	181
6.学校变革理论的方法论	181
6.1 学校变革过程中思维方式的演变	181
6.2 新思维方式关照下的学校变革理论	199
7.学校变革策略的方法论	214
7.1 变革策略与变革理论的互动	214
7.2 变革策略的类型及多样组合	226
7.3 变革策略在实践中的更新	233
结束语:变革者在变革中成长	243
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58

导言：社会转型与学校变革

社会转型背景下学校变革的方法论问题，对于每一个关心基础教育改革的人来说，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实践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一个向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中外历史看，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会导致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剧烈的几乎是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在近代以来的教育变革中，其基本的和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变革就是学校变革。此外，无论是学校变革的实践过程，还是指导实践的变革理论，都内涵着制定变革策略、选择变革方法的方法论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变革的成败关系重大。如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美国在取得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丰硕的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未有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失调。正是在美国社会这种充满矛盾的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旨在改造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推动了美国教育的变革尤其是学校的变革。工业化和城市化、新的移民浪潮、本土文化意识的成熟、进步主义的全面改革，构成了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至 20 世纪初波澜壮阔的美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也深深感受到了“科学中的实验方法”、“生物科学中的进化论观点”以及

“工业的改组”这三种有意义的文化力量之间的联系，他意识到“如果我们的教育必须对于生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改革。”^①他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欧美教育界有识之士，如弗朗西斯·W·帕克（Francis W. Parker）、玛丽塔·约翰逊（Marietta Johnson）、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亚历山大·尼尔（Alexander S. Neil）等等，无论有无系统的理论阐述，都曾身体力行，创办新型学校，实验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以使教育承载起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②这些变革理论和实践，或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姿态（如杜威）或以偏激的方式出现（如尼尔），都体现出特定的方法论思想——如果说杜威是在以连续性原则超越二元对立的话，尼尔在学校实践所体现出来的，恰恰就是在自由与纪律之间作“非 A 即 B”的选择。

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多次转型，相应地教育上也在一次次地经历着变革。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间，涌现过来自基层的诸如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希望教育之类的实践，出现过由专家倡导或主持、学校响应或参与的各种教育实验，而这些实验中又有不少持续地由一个班、一个年级扩展到一所学校、一个学区，实验也由单科单项式发展为综合整体式。为了使今天的变革更有成效，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昨天的教育变革，尤其是学校的变革是如何回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并与之相互作用的？学校变革理论与实践中所蕴涵的

① Dewey, J. (1900). *The school and Society*. 第 28 页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Semel, Susan F. (1998); *Schools of Tomorrow. Schools of Today*.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方法论思想是什么？这些思想缘何而来，又是如何变化发展的？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21 世纪学校变革方法论发展的新的方向。

一、社会转型：学校变革的背景与动力

与中文“转型”比较对应的英文单词是“Transformation”^①，社会转型有广义和特指之分，广义的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形态的整体性、结构性转换，如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从宏观上讲，它包含着社会政治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的转换。形态转换，还只是我们所能见到的现象，社会转型的实质，用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话说，是“自我摧毁以便自我重建”的一种“事件频发”的过程，它反映了社会“自我发生和异质发生的过程的普遍的辩证相互作用”。^② 转型意味着旧秩序的打破，同时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转型在本质上是从一种平衡态过渡到另一种平衡态，就是以不断变革的方式去适应深刻变化了的环境。

特指的社会转型是发生于特定历史时刻的某一次社会转型，每一次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是社会生产力及整个社会发展模式的系列转化。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

^① 有人将 transformation 译作“变革”，如单中慧、马晓斌翻译的克雷明所著《学校的变革》，原名就是“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我以为译作《学校的转型》更好。Trans - 作为前缀有“横贯；超越；变化”的意思，而词干“form”意为“形状；形体；形式”，加上后缀，则表示事物由某种形状（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状（形态）。另一个单词“change”译为“变革”倒很常见。

^② [法] 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 196—19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来发生的一次特殊的复杂的整体性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特殊”和“复杂”均涵括在“改革”和“开放”这两个关键词中:(1)从经济结构的调整看,其明显的特征是生产力的构成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智力密集型为主及三大产业结构比向与现在倒置的方向转化;尤其特殊的是,我国当前尚未真正完成工业化进程,又遇上了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只有实现跨越式发展,才可能有整体意义上的社会转型。(2)从经济运行方式的变革上看,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向市场经济为主转化,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追求效率和质量的集约型转化,社会发展模式由单一向综合、由短期行为向可持续性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前进的模式转化。(3)与改革相伴而行的是空前未有的开放,开放不仅表现为对外加入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尤其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而且也表现为国内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交往频率的增加和交往空间的拓展。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而我们从事各种社会事务与活动的规则和环境也将更为复杂。

“这样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无可回避地把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集中引发出来,在某些时候和一定条件下,社会矛盾甚至很尖锐”。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胶着,利益分化显著,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① 针对这些矛盾和冲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再加上推进政治民主,发挥政治手段的作用,都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仅靠这些手段解决不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是因为,转型期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变革,将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引起最深层次的转型——生存意识和生存

^① 包心鉴:《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方式的转型。叶澜教授描述了深层转型的具体表现：在生存的时间意识上，从重视过去向重视未来转化；在生存方式上，从稳定向发展转化；在生存价值的追求上，从趋同向多元、自主转化。^①

社会转型既是学校变革发生的背景，也是学校变革的直接动力。它不仅是来自宏观层面的推动，也体现出微观方面的影响。从宏观上说，社会转型对教育的要求（如人才培养规格）会渗入到学校各个方面，还作为一种变化了的大环境激发起学校自我更新、调适的内在需求，推动学校变革新思路的运作与发展。在微观方面，由于社会转型改变了包括学生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年长一代经常会惊讶地发现孩子们怎么跟过去不一样了，自我期望的目标也不一样了，转而反思自己那些早已习惯了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上的“定势”是否也需要更新和调整。不难看出，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的变化也会直接地引起学校内部微观方面（如师生交往内容和方式）的变革。

总之，在社会转型的推动之下，人们或迟或早、或主动或被动地要作出自己的反应：考虑来自社会的和个人的新需求，反思现实学校教育理念、制度和行为等的合理性，重新作出价值选择，调整或更新学校的教育目标、确定学校变革的基本任务。

二、学校变革：组织化的更新与改造

近 20 年来西方教育文献中高频率地出现诸如 Change, Innovate(- tion), Renew, Reform, Reconstruct(ion), Transforma-

^① 叶澜著：《世纪之交中国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载《教育参考》，1996 年第 5 期。

tion 之类的词语,如果不求完全对应,只求基本相符,那么 Change 可译为“变革”,这个词较为广义,凡自然的人为的变化、变更均可视为变革。Innovate(- tion)译作革新,Reform 译作改革,二者有时同义,但侧重点不同;革新指向创新立意,改革重在革旧除弊。Reconstruct(ion)译为“重建”殊无歧义,但 Transform (- ation)译法较多,或“转型”或“转变”或“改革”,我的看法如前所述,译为“转型”较妥。

教育变革与学校变革 教育的变革就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转变”。这里说的“有意义的转变”,指教育变革有着显见的具体效应或具体结果,意味着教育的初始状态与后继状态的不同。哈维洛克和 C. V. 古德根据变革的推行方式,把教育变革划分为有计划的教育变革(planned change of education)和自然的教育变革(natural change of education)两类。^① 本文所讨论的学校变革属于“有计划的教育变革”,是教育变革的下位概念,它区别于无专门方案、无明显意图的“自然的变革”。也就是说,学校变革是学校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和教育组织,在受到外力(如社会转型)或/和内力(如学校员工自主发展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下发生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上的更新与改造。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学校的系统变革上,强调学校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系统变革则是其“系统演化”的一种基本方式。演化所导致的是从理念到行动、从目标到评价、从课程设计到实施、从学校到社区的根本性变革。

从研究的视角看,学校变革是在特定任务的引导、激励和驱动下,采用特定的策略、方法(体系),针对学校变革发展中的问

^① 王万俊:《略析教育变革理论中的变革、改革、革新、革命四概念》载《教育理论与实践》1998 年第 1 期。

题而展开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19世纪以来,有的变革者(如美国的帕克,约翰逊等)关注的是实践策略问题,即如何对学校进行改造和更新的问题。有的变革者(如伊里奇等)则主要从思想理念的变革入手,提出变革学校的设想和建议。另一些变革者(如杜威)则不仅系统地提出学校变革理论,而且通过创办实验学校、尝试实践策略。我们看到,无论是提出的变革理论,还是实践的变革策略,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变革的方法论问题,即变革者都要对变革对象加以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策略、方法体系以解决他们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典型的实践者如帕克上校,对当时学校现状的不满,使帕克在复员后如饥似渴地学习教育理论,并在获得担任昆西市督学这一机会之后,大胆改革,取得了“昆西制度”的成功,这一成功又激励他把库克师范学校的实习学校组织成为“一个理想的家庭、一个完善的社区和雏形的民主政体”。^①典型的构想者如伊里奇,他在《非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一书中揭露了现代学校制度的种种弊端,号召人们共同起来,废除学校,捣毁“学校化社会”,更新教育机构。从这种考虑出发,伊里奇设计了未来的愉快的教育机构——四种学习网络:教育媒体的咨询服务,技艺交流,同伴切磋,非专职教育家咨询服务。伊里奇在理念中用这四种网络构筑了一个令人愉快的“非学校化社会”。^②而杜威,则根据他的变革理论提出假设,然后设计出检验它们的方法和课程,通过实验学校里的实施,“去发现一所学

① [美]劳伦斯·A. 克雷明著,单中惠,马晓斌译:《学校的变革》,第145—14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Ivan Illich, 1971, “After Deschooling, what?” Social Policy, Seploct, 转引自柳平硕士学位论文《伊里奇与非学校化社会》(华东师范大学)。

校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作的社区。”^①当然，也有在阅读分析各国大量现状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学校变革发展前景的设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联合国教科书组织于1972年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中的有关阐述。这份报告指出当前和未来社会前景已不限于在原有的“教育大厦”中进行任意的扩大和分隔，把各种各样的教育加在一起并组合成一种体系，必须超越纯体系的概念来考虑另一种安排。报告不赞成“废除体系”，而是十分欣赏这样一种观点：“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②我们今天要把重点放在教育与学习过程的“自学”上，不能继续把社会的教育功能当作学校的特权，社会中所有的集体、协会、工商联、地方团体和中间组织都必须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教育上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系统内部的变革，社会与教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这样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学习化的社会’。”“未来的教育必须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在这个整体内，社会的一切部门都从结构上统一起来。这种教育将是普遍的和继续的。”^③面对问题重重的现行教育体制，报告作者没有梦想发生一场教育结构上的“剧变”，而是采取了一种“辩证的探讨方式”，一方面对现行的教育体系加以改进，一方面提出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也就是说，除了对教育体

① [美]劳伦斯·A. 克雷明著，单中惠、马晓斌译：《学校的变革》，第15—1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第199—20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同上，第199—203页。

系进行必要的检修以外,还要继续前进,达到一个学习化社会的境界。^①

预言是美好的,但作者也看到了困难,除了“缺乏资源”,还有“个人同他自己的关系的根本转变”,这才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②叶澜教授在引用这段话以后指出,“这个‘困难’就在于学校必须改变以往的基本活动方式,改变师生学校生活的基本生存方式。”^③显然,学校要实现这两个困难的“改变”而不进行组织化制度化的变革是难以想象的。

三、变革的方法论:任务、对象 和方法体系的三方互动

近 20 多年来,我国中小学在学校层面的变革经历了从单科单项改革向综合整体改革(实践模式)、从移植和改造自然科学方法(尤其是实验研究方法)到引进系统科学方法论(理论模式)的转变,而今又面临着如何提高学校变革实践效应、如何提升学校变革方法论层次的紧迫问题。

什么是方法论?学术界众说纷纭。这里我们既不将方法论简单地等同于世界观,也不把它仅仅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更不将其混同于具体的方法。我赞成对方法论作如下理解:“以人类认识活动中不同层次的对象与方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揭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第 6 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同上,第 200 页。

③ 叶澜著:《把个体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载《面向 21 世纪我的教育观(综合卷)》赫克明主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示已有方法体系的理论基础、核心构成与研究对象性质的矛盾……”方法论研究的既不是纯方法，也不是纯客观对象，而是两者关系，即“方法整体与对象特性的适宜性问题”。方法论研究指向的“理论”是“构建方法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向的“方法”是方法体系中的“核心构成”，方法论研究的功能首先是推进方法体系，进而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突破性进展。^①可见，方法论研究关注的是“对现有方法的核心部分与理论基础的反思、对它的不合理性的发现、对新方法结构的构建，进而使方法总体发生突破性变化。”^②也就是说，关注的是“方法总体”的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既包括与对象相关的合理性，又包括与目的相关的合理性，前者指特定的研究方法是否适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后者则指以这种方法去作用特定的对象（如解决特定的问题）是否符合研究者特定的研究任务。这样，任务、对象和方法（体系）三者的关系问题，就构成方法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任何一种学校变革必然用到特定的方法或策略，而使用这些方法和策略既受特定的变革任务的支配，又受变革者的方法论思想的支配。换言之，学校变革的方法论研究同样面临上述基本问题。

特定的变革任务引起变革者对变革对象的重新审视。在社会转型中，作为整体的学校教育活动在其组织制度、教育策略和活动方式等等方面的各种不适应的问题都会涌现出来，引起变革者对这些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变革者在思考对象的时候，又是从特定的变革任务出发的。在变革任务、变革对象和变革的方法这三者关系中，对象是探讨的焦点。下面从三个方面来

① 叶澜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同上。

讨论这个焦点。

(1) 如何认识对象的方法问题。历史地看,人们认识学校变革问题的基本方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以我国近 20 年学校变革的历史为例,先是以经验的和直觉的方式提出变革学校的问题,像愉快教育的兴起,正是出自对学生在升学压力下苦不堪言境况的经验,希望以乐学替代苦学。80 年代中后期实验方法广受青睐,坚称“实验是教育科学的生命线”,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走出经验(指未经检验的朴素经验)与思辨(指缺少事实根据的推导)的迷宫”。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实验也只是众多研究方法之一,而且有的研究适用,有的研究则不一定适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方法的变化不是一个取代一个,大量的形式是“后来者”批判吸收和包容“先行者”。如在今天,有根据、合逻辑的思辨当然是必要的,通过这种思辨人才能超越现实的羁绊,提出富有想象力假设并通过观察或实验加以验证;实验方法也仍然是有用的,尤其在局部、细节以及有可能剥离分解变量的场合,实验是能给出可靠证据的方法之一。

(2) 如何看待对象与环境之间矛盾的问题。社会转型必然向学校提出新的要求,而学校由于思想和行为的惯性难免出现种种不适应,致使培养出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学校成为变革的对象也就在所难免了。也可能会发生相反的情形:学校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意欲变革却得不到它所处的具体环境(即“小环境”)的支持,这意味着变革学校不仅仅是其内部因素、关系和结构的调整,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学校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

(3) 如何以发展的眼光(而不是凝固的眼光)看待变革对象——学校自身的积淀和发展。学校自身也是在变革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一些文章一谈到改革的必要性就把现实不加区分

地批评一通,看不到学校变革的“先头部队”已经形成,一些学校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师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学校规划自身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研究思路和方法的科学性程度也不断提升,从过去只能凭经验和思辨看问题到能够提出假设、设计实验、科学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这些变化本身也是整个学校变革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水平得以提升、先进的方法论思想和策略得以付诸实施的前提条件。

对变革对象的认识程度决定变革策略方法的适切程度。人们对需要变革的学校的问题性质认识到哪一步,变革方法和策略的适切性就达到哪一步,人们对变革对象特性及其与特定变革方法的矛盾的认识越是深化,变革方法体系及其理论基础就越有可能出现突破性变化,人们也就越能有效地成功地实现变革学校的愿望与计划。就目前而言,尽管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改革研究的对象——学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系统,且运行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单一的、局部的改革从实现转型的目标来看可能效用不大,但当我们试图从全局上解决越来越复杂的学校变革与发展问题时,仍不明确如何用概括力和统整性更强的方法论来指导我们得心应手地运用实验等研究方法。不少的研究者似乎更偏爱用“抓主要矛盾”的思维方式从某一侧面、某一局部甚至某一要素“切入”,试图收到“纲举目张”的奇效。然而,复杂的现实往往会粉碎这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梦想。

本书的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关于学校变革的方法论的讨论将指向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人们对变革对象——学校的理念、目标、制度、结构、功能等如何进行重新认识;